

浮雕与镂空的窗屏、一件由黄铜与银共同制成的天球仪，诸多展品共同勾勒16至19世纪的印度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展区的一套执壶与托盘，是卢浮宫伊斯兰部新收藏的展品，这次在浦东美术馆的亮相，是这套展品的全球首秀。

沿着展厅的动线前行，色调逐渐由温暖的淡红过渡至深邃的蓝紫，伊朗萨法维王朝的风貌在这里缓缓铺开，生动诠释了萨法维王朝和卡扎尔王朝纷繁的艺术成就。1501年，沙阿伊斯玛仪一世建立萨法维王朝，以今伊朗为中心，版图从亚美尼亚延伸至阿富汗。贯通东西的商贸推动了艺术发展的高度繁荣，缔造了一个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铭诗盘、兽斗纹圆形饰板等彩陶器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承载了文学母题和诗歌意象，堪称“会说话的艺术品”；动植物纹瓶等彰显出华丽的“拉斯特彩”陶瓷装饰技术，同时体现出中国青花瓷的纹样如何融入萨法维艺术语言；王室与贵族的肖像油画展现了本土艺术家吸收欧洲绘画技术后的进化与突破；这一时期广泛流行的珐琅工艺也被运用至当地特色水烟壶的制作当中。19世纪，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更是视萨法维时期的艺术为典范。工匠们从历史和文学中汲取灵感，

这一潮流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并唤醒了辉煌过去。

一幅诗会图釉面陶板特别值得推荐：两名男青年斗诗，一人正在写诗，另一人则在吟诵诗句。陶板可能源自伊斯法罕王室建筑群中的某座亭阁。类似的饰板常用于墙裙部位，其上方则绘有壁画。另一件伊朗的“龙纹瓶”，是伊斯兰艺术受东方美学影响的典范。朱迪思介绍道：“当时的伊朗陶瓷匠人借鉴了中国瓷器上的龙纹，但在模仿创作中赋予它新的性格。流传至伊朗后，原本流畅飘逸的中国龙形象，线条逐渐变得硬朗挺拔，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质。”还有一组蓝白相间的陶瓷，其上绘有莲花、牡丹等变体纹样，体现了清雅的传统东方美学。“早在中世纪，中国纹样就已经对伊斯兰艺术产生影响。尤其中国瓷器，16到17世纪的瓷器曾是当地珍贵的奢侈品，只有王公贵族

才能拥有。”朱迪思解释，“这直接激发了伊朗等地陶瓷业的创作，工匠们学习、模仿，中国瓷器成为当时的‘时髦货’。”伊兹尼克初期的蓝白纹饰便是仿照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毋庸置疑，这些艺术品是昔日“丝绸之路”的珍贵历史遗产。今天，它们降临至黄浦江畔的浦东美术馆，将为“一带一路”倡议注入新的能量。

步入四楼，色调沉淀为更深的藏青色，这是展览的第三个板块，主要陈列奥斯曼帝国的展品。奥斯曼帝国雄踞欧、亚、非三洲交界，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中枢，其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15世纪起，帝国定都伊斯坦布尔，从此这里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化之都。该板块突显了阿拉伯书法的魅力：从庄严的官方文书到精巧的书法册与华美的书写用具，皆印证了书法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性。

“陶瓷大师”篇章中介绍，约1470年起，伊兹尼克的陶工开始烧制优质石胎陶，初期以蓝白纹样为主，16世纪中叶前后，色彩体系趋于丰富。展厅内，一座复原17世纪的宫廷厅堂格外瞩目，这借鉴了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等建筑中遗留的装饰元素陈设（包含原始文物陶砖地毯、展柜中的器物）与场景复原装饰（窗户和彩绘玻璃窗）。陶砖饰



左图：执壶与托盘，印度，约1585—1615年，珍珠母片拼装，金属芯，铜钉。执壶：高33厘米。托盘：口径35.5厘米。

©2024 Musée du Louvre, dist. Grand Palais Rmn / Hervé Lewandowski.